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一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四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畱羣臣而射立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疏

正義曰敖氏曰君再舉旅而即請立司正為射故也

公許擯者遂為司正

公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

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

疏

正義曰褚氏寅亮曰擯者即大射正也鄉射司正至射時轉為司馬諸侯更有司馬正司馬師

等官故司正始終不變其職下文司射亦以司正適洗洗角解大射正為之故敖氏謂諸侯之大射正二人

南面坐奠立于中庭

奠解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

疏

正義曰吳氏廷華曰中庭當在中堂下南

北之

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與諸公卿大夫

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以我安者君意殷勤欲畱之以

我故

疏正義曰敖氏曰此羣臣皆為射而來是時猶未射固無嫌於不安而司正乃受命以安之者緣其意若不敢必

安也疏君之終行射事然也受命亦北面與請徹俎同張氏爾岐曰公曰以我安即司正命眾之辭言公有命如此也司正降

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

奠於中庭故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

曰南面坐奠觶奠石經補缺敖氏俱誤作取
注云奠於庭故也也徐本通解楊氏俱作處

興右還北面少

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

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皆所以自昭明於眾也將於觶南

如是得從觶而往來也必從觶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南面坐取

面往來者為君在阼不背之也

觶洗六字石經補缺脫注得

右將射立司正安賓察儀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肘右巨指鉤弦

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為之耦次在洗東南袒

左免衣也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

遂射韞也以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

矢四矢附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

弦在旁挾由便也疏正義曰校勘記曰袒決遂袒唐石經作祖

古文挾皆作接誤注帳幃席為之帳徐本通解楊敖俱作

張案張是也所以遂弦也所轟氏作裏附弓把也把釋文楊氏俱作把。張氏爾岐曰此下方及射事有三耦不釋獲之射有三耦眾耦釋獲之射有以樂射其三番射亦略如鄉射之節自此至左右撫之興反位皆言三耦不釋獲之射司射納器比耦司射誘射三耦乃射射已取矢凡四節。注云司射射人也者敖氏曰亦大射正也燕禮曰大射正為司射是其徵矣諸侯之大射正蓋上士二人盛氏曰大射正與射人尊卑蓋有閒矣燕射以大射正為司射此以射人為司射而後以大射正為司射此其初但以射人為擯又為司正及射而後以大射正為司射此禮專為射故其初即以射人為擯又為司正及射而後以大射正為司射也敖引燕禮釋此誤案盛氏駁敖說非也釋官亦云司射當亦大射正為之云耦次在洗東南者賈疏云此無正文案鄉射記設福南北當洗此下三耦拾取矢出次西行又北行鄉福則次在洗東南也云附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者敖氏曰執弓左手執附也挾乘矢于弓外謂挾四矢而矢在弦附之外也見鏃于附明其方執而左鄉及指閒前後之節也。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為政謂司馬也司疏正義曰姜氏曰鄉射先賓大射不請賓但請公主於尊君。注云為政謂司馬也者敖氏曰為政為射政者也言此者亦示已不敢擅其事也階前北面曰於公方氏苞曰為去聲言為政典而請射主于事非指其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於禮辭特著其義曰為政若鄉射

以教學士燕射以樂賓無庸及此注以爲司馬之稱則司馬當
自請於君不立使司射請且君前臣名不宜隱其名而曰爲政
也案爲政當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因告選三耦於
以方說爲長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君御由侍也大
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遂告曰曰
大夫與爲耦也今文於爲于石經補缺誤作于注猶侍也
猶陳閔監葛通解俱作由注云因告選三耦於君者敖氏曰
此以在堂上者爲耦之法告公也張氏爾岐曰既請射得命遂
告君以比耦也盛氏曰敖說得之注非云大夫與大夫爲耦不
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者敖氏曰此大夫亦兼諸公卿而
言不言士與士者略賤也方氏苞曰侯國三卿五大夫或從王
事或交于友邦或疾或喪不能成耦故以士御之公卿不能成
耦者亦以大夫御可知敖云不言士與士略賤非也與尊者作
耦自宜特文以見之上經云戒士射則皆與射而自爲耦不待
言矣韋氏協夢曰大夫與大夫爲耦常禮也但耦必兩人若餘
一大夫則以大夫爲上射而以士爲下射故曰士御于大夫諸
公不得稱大夫說已見燕禮此大夫亦祇謂三等大夫也不言
諸公者諸公非常有若諸公亦諸公爲上射大夫爲下射與
胡氏肇所曰此言在堂上者爲耦之法在堂上者不足則以在
堂上者之士御于大夫故特告之若公卿大夫之盡在堂上
者其爲耦自有一定之法無待告矣褚氏寅亮曰敖氏以此爲
堂上爲耦之法告公似較注告選三耦之義爲長蓋三耦以士

爲之而所貢之士容與其中故司射誘射有教之意未必以
大夫爲也且此時大夫已就席矣下此三耦而不著大夫降文
可見三耦之爲士也吳氏廷華曰三耦當是鄉遂所貢士必無
用士大夫之理鄉射與此經三耦外俱別有士大夫之耦則不
當混而一之矣此方在請射之初不但未比士大夫之耦且未
比三耦易得遂有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之說且如鄉射請
射後卽命弟子納器然後比三耦則此二語自不應在請射納
矢之間疑此當在下文第二番射比耦節中諸公卿皆未降之
下蓋鎔簡耳注謂告選三耦於君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
不知三耦未比易得以所選告君
司納射器也納內疏正義曰賈疏曰言有司則前文司士戒士射
西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言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右顧
者以有司是士士在西階南東面是以右顧向之敖氏曰東面
而右顧者爲有司在南也此有司其旅食者與上經云士旅食
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命之儀如是者以其賤也盛氏曰東面
右顧者示命出於君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
也有司敖說近是

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眾弓矢不挾總眾弓矢楅皆適次而俟
中閭中算器也籌算也豐可奠射爵者眾弓矢三耦及卿大夫
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而堂下眾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

矢者挾之福承矢

疏正義曰注司射矢亦止面堂下校勘記曰

器今文俟作待

案疏所據本矢上似有弓字故賈氏辨其

誤然述注仍無弓字未詳○敖氏曰總謂以物合而束之也眾

弓眾矢異束之賓之弓與矢皆不在堂上遠下君也眾弓矢不

挾亦以其多也中籌豐在堂而福在次各近其所設處也俟者

兼指射器之在處者也盛氏曰東堂謂東序東也弓倚于東

序矢在器之下北括注云中間中者賈疏云鄉射記云于郊則

閭中據此大射故知閭中敖氏曰此射于公宮則中乃皮樹中

也鄉射記曰君國中射皮樹中盛氏曰大射在郊敖說非云司

射矢亦止面堂下者賈疏云下文云司射率誘射遂適堂西改

取一个挾之是也云今文俟作待者胡氏承琪云俟當本作埃

說文人部俟訓大與此無涉俟部云俟待也名部云待埃也二

字義相轉注聲亦同部故可通用然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

禮經多用埃少用待故鄭從古文

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工人士梓人皆司空

之屬能正方圖者一從一橫曰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射正蒞之

午謂畫物也射正司射之長蒞陳閭監葛俱作蒞案蒞蒞

蒞蒞諸本錯出後不悉校注一從一橫曰午釋文一作壹○敖

氏曰北階北堂之階也兩楹之間言當楣也疏數猶廣狹也言

工物從畫相去廣狹之度也射正升階蓋白而階郝氏曰蒞臨

視也方氏苞曰南堂之前射正司禮事者掌射政者其獻薦者

樂器射必皆陳焉工人士梓人司宮畫物外別無所其事故
竝立北階下開自北階自北堂由東房以至於堂也宗廟之祭
婦人由北堂以入東房冠之日贊者入北堂以洗爵而酌于房
中則東房與北堂相通明矣注云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
能正方圓者釋官曰左傳諸侯有工正之官工人士疑即其屬
考工記云梓人爲侯侯有采畫之事故與工人士主畫物也云
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者賈疏云度尺者卽鄉射記從如筭
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王氏引之述聞曰案度尺者其度一
尺也度尺而午者從度一尺橫度亦一尺也大射爲諸侯之禮
故不與鄉射同若仍以鄉射之物解之則經文何不云從三尺
橫尺二寸而但云度尺邪考工記玉人之事璧羨度尺鄭彼注
羨猶延其表一尺是度尺爲度一尺之明證再以設乏例之鄉
射之乏去侯北十丈而三丈從長而橫短猶物之從三尺橫長
尺二寸亦從長而橫短也大射之乏去侯而北皆十步十步爲
六丈從與橫等猶物之度尺而午亦從與橫等也大射之物與
鄉射異度猶大射之乏與鄉射異度也鄭注鄉射記不引度尺
而午注大射儀不引物長如筭距隨長武則其不同可知賈氏
未達鄭意耳案王氏解度尺是也云一從一橫曰午者史記律
書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是午爲陰陽交互因之縱橫交互亦
謂之午也午與五聲同古相通用周禮壺涿氏則以牡棹午貫
象齒而沈之注故書午爲五又左氏成十七年傳晉夷羊五晉
語作夷羊午故五亦有交午之義說文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

天地閒交午也五字古文作象陰陽交午之形一從一橫曰
 午正五字古文之形也古之物象蓋取諸此說者謂若十字形
 非是褚氏寅亮曰工人士與梓人非內官北堂下恐無其位注
 俟考一從一橫曰午從畫為射者兩足閒之界橫畫為射者兩
 足立處即距隨也二物皆然疏數容弓乃指二物橫畫兩端中
 閒空地言容六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敖氏指為從畫相去之
 數不太偏乎射正疑即司射畫物以前尚仍本官之卒畫自北
 稱至西面誓耦則改稱司射猶擯者之改為司正也卒畫自北
 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疏曰正義
 云埽物重射事也者郝氏曰埽畫物處使分明張氏爾岐曰既
 畫復埽之取略辨從橫而已云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
 者賈疏云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盛氏曰工人士梓
 人司宮蓋皆下士也其位當在士南注云在北堂下非天子宮
 人以中士為之則諸侯司宮為下士明矣工人
 士梓人與司宮皆升降于北階知其亦賤矣大史俟于所設
 中之西東面以聽政禮曰設中南當楹西當面序東面疏正
 曰注云中未設也大史俟焉將有事也者敖氏曰鄉射禮曰設
 中南當楹西當面序又曰乃設楹于中庭南當洗是時中與楹
 皆未設大史蓋南當洗面直而序之面而立也政即司射所誓
 之事張氏爾岐曰中尚未設而云所設中之面謂其擬設中之

地之面也周禮春官大史職云凡射事節中舍算執其禮事司射而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

夫射參士射于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

侯大史許諾誓猶告也古疏正義曰敖氏曰釋獲之事未至乃

射立而階前轉向大史誓之張氏爾岐曰侯以尊卑異同耦則卑者得與尊者共侯也注云古文異作辭者胡氏承瑛曰案

異與辭雖聲可通而形義皆不相近經言同耦則同射一侯故鄭從今文作不異案義疏曰鄉射初張侯不繫左下綱將射則

命弟子繫之此張侯之初亦云不繫遂比三耦此選次之也不左下綱及將射經不言繫可知也

門右北面士疏正義曰賈疏云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西方東面諸侯二耦四侯畿外諸侯三耦三侯若燕射則

天子諸侯同三耦一侯而已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盛氏曰周禮云以四耦射三侯內諸侯之賓射也此以三耦射三侯外

諸侯之大射也其賓射亦當用四耦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蓋與他國之臣射故爾疏誤又

案周禮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諸侯大射不使司馬比耦而使司射者遠下天子也注云大夫在門右北

面士西方東面者盛氏曰是時大夫在堂注云在門右非張氏惠言曰注以三耦大夫為之司射就門東北耦不足乃就西方

是皆至深實篇儀禮正義十四

此士案大夫皆升就席門東無大夫經言遂比三耦明面面比
士也吳氏廷華曰鄉射三耦爲習射之弟子與賓主及眾射者
不同此經三耦儀節位次與鄉射等豈澤宮亦有習射之弟子
與敖氏則以三耦爲士但西方諸士下所謂大夫之耦等自入
卿大夫射中不在三耦之列或初試爲士者使習射於此是未
可知要之與射人六耦四耦各異也卽如射人言諸侯四耦此
大射固諸侯禮而經第言三耦其不同可知矣據傳不能備三
耦說本指正射者言則射人所謂六耦四耦者正射者也此及
鄉射所謂三耦者習射者也注乃以大夫士言之以門右北面
等說釋不言面之義蓋據鄉射三耦南面司射北面相向比之
則此比大夫當南面比士當西面也不知上經明言三耦西面
北上則非北面東面之大夫士可知且三耦既西面則司射東
面又可知乃以大夫士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未知其耦今
之位爲說不惑甚乎

疏正義曰注云未知其耦者張氏爾岐曰但知爲三耦未知孰
與孰耦也敖氏曰三耦皆士也亦司射前戒之故先立於此
以待比也俟于次北便其入也此乃未比時之位若既比則位
於次中矣郝氏曰三耦始誘射皆士次在堂下東南士立次外
之北面鄉以俟鄉射三耦立堂西此立堂東者大射射器在東
統於君也鄉射射器在西統於賓也盛氏曰大夫自受獻之後
皆升就席至此經不見其降而直云三耦俟于次北則三耦以
士爲之明矣且鄉射三耦使弟子大射使士亦其宜也案注以

三耦有大夫故云未知其耦考司射之誓云公云大夫云士則三耦宜有大夫但經未明著大夫降席或初射之三耦皆以士為之與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

三耦取弓矢于次

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

疏正義曰注云取弓矢不拾者張氏爾岐曰鄉射堂面

取矢則拾取拾取更迭而取也敖氏曰亦命之讓取弓矢拾經文省耳盛氏曰注說非也於顯露處則修儀於隱蔽處則廢禮豈聖人制作之意哉當以省文之說為正敖氏曰此下當有三耦祖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遂立于次中而面北上褚氏寅亮曰注蓋言非不拾也拾而人不見之故不著其文

右請射納器誓射比耦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

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

搢挾也挾一个挾於弦也个猶

枚也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誘

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大射有次非猶敘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獨以國君具官有張耦次者也

州長會民于序習射尚功以角材力習威儀與射者皆少壯強有力之士無所用次大射則公卿大夫皆與焉老者立而待事

必有所休息以安其筋骸貴者降于階庭必有所隱蔽以肅其體貌又鄉射舉於春秋而擇士以祭則兼冬夏嚴風烈日勢不可以無次若鄉射禮亦宜然則黨其射器何難具幄幙帟案哉敖氏曰既摺挾則立于三耦之北而後出次出次乃而面是由次北出矣此射三侯故不言視侯中不在物故不言俯正足注云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者敖氏曰由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大侯故不敢履下物辟君也引論語又以證誘之義也吳氏廷華曰敖氏謂不履下物為辟君但據下經上射亦履下物何也自當以注說為是案義疏云鄉射三耦初在堂而且未取弓矢故誘射之先有取弓矢及進立于射位之節此比耦入次即取弓矢又次即射位司射位亦在次與彼經先立于所設中之而南後又就射位于三耦之北者不同故亦止以入次出次為節

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詩云四矢

反兮以疏正義曰始射于誘射主於三耦也三耦士也故先射

禦亂兮疏士侯乃次及其上大侯再發以其尊異之也盛氏曰

始射干亦以卒射北面揖揖於當物之處不疏正義曰敖氏曰

司射士也卒射北面揖南面者為不肯卿疏北面揖者為下

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于楹閒嫌也郝氏曰卒射北面揖敬

君事殊於鄉射揖南面也盛氏曰此北面者執臣禮也雖為上

射亦然觀下經三耦卒射之儀可見矣注說固曲說後二說亦

未為得也方氏苞曰卒射大節故北面揖示為誘射而射君之

侯如復於君也鄉射之主人州長也故司射南面而揖大射君
在阼司射在堂而南面對君以揖則義必不可蓋臣在君所奉
命而執事時或南面司馬揚弓筮人抱蓍之類是也行禮則未
有不北面者故雖聘賓卒醴必降筵北面注謂不肯卿則鄉射
公卿之位亦在尊東而南面揖敖氏曰爲下射與君同物不可
南面然司射少退乃不敢踐君之射位非北面揖之正義也褚
氏寅亮曰誘射者南面而射卽南面揖亦可而必北面者鄭謂
不肯卿是也如敖說則三耦射時上射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
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射改更也不

揖

示有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升射之儀爲堂上所不見之揖言也

事也疏降而遂適堂面則不由其所立位之南矣此射者不在

堂西射位又不在西方故其儀與鄉射異盛氏曰如升射之儀
者如其堂上三揖堂下三揖也每至故揖處皆北面揖及將折
而北行適堂面則東面揖歟若然則降階亦南行當洗南而後
面向北折以適堂面也經不以其位爲節者此時司射未有位
也云遂者見其閒無他事也若自階下適堂面則堂下祇有二
揖矣且非所以教眾耦威儀之法也敖說恐未是而階西有樂
縣豈得由縣閒往來乎鄉射注云南面揖揖如升射故每至
故揖處皆南面揖及北折而適堂面則西面揖皆與此異遂
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是言立著其位也鄉射

記曰司射之弓矢與疏正義曰遂取朴校勘記曰盧文弨曰唐
取朴則扑亦在堂面矣所設中之而南其南北亦南于洗而東
面則直而雷與此禮三耦之位射在東方故司射至是乃得定其
位於此與鄉射異也方氏苞曰鄉射無次故司射先立於中之
西南使三耦先立於西南以俟射大射先比三耦於次北面命
取弓矢俟誘射畢然後
定位於中之而南也

右司射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
侯與旌溪志於侯中也負侯獲

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土一人徒四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欲令
人掌以旌居之待獲析羽為旌
侯中也與徐本通解楊氏俱作於掌以旌居之待獲旌陳閔監
葛俱誤作族云司馬師正之佐也者盛氏曰司馬師蓋軍司
馬之佐也釋官詳下司馬正注云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
士二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之待獲者賈疏云引天子服不氏者
欲見諸侯亦三侯亦使服不氏與徒為獲者也釋官曰周禮服
不氏職曰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服不主唱獲故經文
謂之獲者據下注負侯與獲者是二人但對文有異散文則其
事均主於獲負侯亦謂之獲者是以注云負侯獲者也盛氏曰

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之事於天子射易氏也周禮射易氏職
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挾取之是其徵矣諸侯蓋以庶
人在官者為之三侯各一人注以為即獲者非胡氏肇所曰服
不氏職有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之文而射易氏僅云
射則取矢不足為此經之證當以注說為是云析羽為旌者周
禮司常文敖氏曰旌謂翹旌鄉射記曰君國中射以翹旌獲盛
氏曰凡獲者所持皆謂之旌司常職曰凡射供獲旌是也三侯
之旌各不同大侯之旌以析羽為之鄉射記云于郊則以旌獲
是也參侯干侯之旌以襍帛為之鄉射記曰旌各以其物是也
其旌杠之長短亦異約鄉射記言之鄉侯上綱去地丈九尺二
寸而旌杠長三仞依鄭說七尺曰仞則旌蓋出侯尺八寸矣由
斯而推干侯與鄉侯同參侯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其旌
當長三丈四尺三寸少半寸為五仞而弱也大侯去地四丈八
尺五寸少半寸其旌當長五丈三寸少半寸為七仞而強也旌
必出于侯尺八寸者欲射者見而識之且以為別也敖以旌為
翹旌固非鄭統以析羽釋之而不知其別於經豈盡得哉褚氏
寅亮曰命時立位宜在階前南北之中大射在郊學中以閭
獲以旌敖氏欲與注異而并違經墳案義疏云鄉射命張侯遂
命倚旌此上經未聞有倚旌之命下經言適侯執旌則旌固負
在侯上經不言命倚旌文省耳又三耦不言袒決遂可知也負
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也疏曰正義